

孟城驛



高邮北门外有条东西向的大街——东大街，现在叫人民路。东大街上发生的许许多多的故事，成为著名作家汪曾祺家乡小说的源泉。

东大街中段，有条南北向的小巷叫汪家巷，巷长百十米，有七八家门户，住若干户人家。巷子西侧为汪家大院，院内北面是高高大大的汪氏家族祠堂。院子的周遭分别住着我祖辈的二房、四房和六房。

高邮这支汪氏，原为安徽迁来。上溯到第八十一世(汪起凤公)逝后，其刘太夫人(高邮籍)率子迁至高邮。传至第八十五世成德公(我父亲的曾祖父)。这位成德公生五子，分别为芬、云、恒、宸、棣。老大汪芬有功名，同治丁卯举人。举人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乙科(进士为甲科)，故称所住之巷为科甲巷。后来弟兄各居他处，唯老三仍住老宅。老三是我父亲的祖父(我与汪曾祺、汪曾炜的曾祖父)，名恒，字秉卿。光绪辛巳年恩贡，五品衔，曾任元和县、荆溪县(均属苏州)训导，相当于管教育的官员。

汪家老宅，原在高邮东大街(人民路)，前门位于科甲巷，后门位于竺家巷(即原布厂旧址)。父亲的曾祖父住此处。

父亲的祖父、我的曾祖父在外地为官十余年，估计东大街老宅在他告老还乡后不够居住，即委托二儿子嘉勋(即汪曾祺祖父，我的二祖父，高邮人喊二爹爹)在东大街新巷口汪家巷处修葺新居。并在宅院中立祠堂一座，新居建成后形成汪家巷与汪家大院。我的曾祖父、母于苏州告老后即居住于此。

我的曾祖父汪恒共生六子，分别是嘉言、嘉勋、嘉元、嘉禾、嘉庠、嘉善。其中，老大嘉言、老三嘉元、老六嘉善的后人现均在外地；老二嘉勋，为汪曾祺、汪曾炜祖父；老五嘉庠，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早逝，无后；老四嘉禾，字有谷，为我的祖父，毕业于江苏第二农业学校，毕业后自苏州随父母返乡高邮，曾任小学教师，后任高邮蚕桑试验场场长、高邮电话公司经理(属商办股份公司)，至抗日战争开始。抗战后因不愿为日本人做事，即闲居在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开明人士被高邮县政协接纳为政协委员。

儿时(上世纪五十年代)记忆中，祠堂很高大，里面的老爷柜上排了很多神龛牌位，正面墙上是否有先人图像，不记得了。最深的感觉是，房子里黑黢黢的，有点阴森。我们不敢进去，也不敢正视里面的物件。祠堂外一面大大的照壁，照壁很厚实，很精致，边角有砖雕花纹。院子很大，有水井两眼，树很多，高大的榆树，紫薇，桂花，桃树梨树，石榴树，还有花椒树，一年四季，树上的花儿轮流着开。

祠堂西北侧，为我祖父的六弟(我的六爹爹)居住，那是这群建筑中最好的房子。六爹爹一家于1949年前就离开高邮去了苏州，房子后来成了“十六联”(城北医院前身)的医生宿舍。

大院子的东对过，即汪家巷东侧南面建筑为汪长

汪家巷和汪家大院

□ 汪泰

生之宅。汪长生是曾祺的伯父，曾炜的叔父。长生早逝，该由汪曾炜过继给婶婶，但二伯母喜欢曾祺，于是，曾祺、曾炜兄弟俩都过继给了长生夫人，即后来汪曾祺文中所说的派继、爱继之由来。汪长生的宅院由曾祺、曾炜共同继承。曾祺、曾炜早年就外出上学，曾炜自出去后再也没回来过，他成了一位救人无数的胸外科专家。(我曾与这位堂哥有过一面之缘。)那个建筑群后来做了城镇公社的造纸坊，生产粗糙的手纸，每天都要把一张张叠着的纸揭下贴在墙上吹干，贴满一条巷的黄草纸，成了汪家巷的一个特色。造纸坊排出的污水，染臭了汪家巷南面向东淌的一条河。

大院的东侧，是老四(我的祖父汪嘉禾)的居住地，这却是建筑群里比较差的，墙体都是碎砖砌的。记得小时候，常见祖父找木头给危险的地方打顶加固。

印象中，大院是孩子的乐园。大树，各种说不出来的花，野草，还有我的奶奶开出来的一小块一小块地。四季里长了青菜，菠菜，萝卜，苋菜，番瓜，玉米，黄豆，蚕豆，麻，还有麦子。那时不懂事，与邻居小孩到地里偷拔奶奶种的菠菜，用东西捂了又红又长的根，然后嚼之，赚那点儿甜味。地里的这些产出帮我们度过了困难的三年。还记得奶奶的两个发明，她把又黄又干的菜叶用水泡开再吃，她把收下的黄豆炒熟磨成豆粉，做菜时舀两勺当油。

后来的大炼钢铁，院内砌起了几座小高炉，就地取材，放倒了大树，日夜烧得红了半边天。最后是什么结果，我们还小，也不知道。

汪曾祺写东大街上留在他脑子里的人和事，使这条大街很出了名。他在《珠子灯》里写道：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看到这里，我的心仿佛被拎了一下，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的共鸣呢？因为，在我住的房间里，很小时就见得吊着一盏大灯，灯四周挂了好多长长的深绿色的玻璃珠。珠子只有绿豆大小，不是滴溜溜圆的，灯因常年不用，上面落了好多灰，也不敢打扫，时间长了，线朽了，偶尔能听到珠子坠落地板时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每次，我都要好奇地捡那散落一地的绿玻璃珠。看到《珠子灯》里的这个描写，脑子里浮现的就是我家房间里的这个情境。

幼时的我，在高邮、秦兴两地辗转。1964年夏，祖父母老了，我随母亲再回高邮。回来时大院里正在动工，陆续砌了几栋平房，安排了好多家。祠堂早做了县水泵厂工人宿舍。这次动工，把祠堂前的照壁拆了。(可惜!)大院的形还在，刻着“汪氏宗祠”的那块汉白玉石，被垫在院子南大门的地上，任人进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拆平房建楼房搞开发，我们的老屋，汪家巷和汪家大院的点滴痕迹全无。心中懊恼的是，竟没想起把那块“汪氏宗祠”的石碑保存下来。如今，那块承载着多少历史的石碑在哪里呢？

手机是个亦正亦邪的玩意！以前的生活远没现在丰富，却不缺素材，由于没智能手机可玩，也能十天半月写点什么。人要是放开来玩，这懒惰的口袋就很难扎紧。

好在今天的新书到了，是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春节前繁忙，匆匆点了一个就下单。然后就收到了一个短信，接到一个电话，说书是扫描件，但不影响阅读，问是否还要。我听对方讲话挺诚恳的，退掉又麻烦，不然又要借此玩手机，就订了下来。

书到手拆开一看，果然不像一本书，面皮滑溜溜的，一点纹理质感也没有，怎么看都像上学时用的厚一点的软面抄，随时要进入做作业的状态，缺少了看的欲望。算了，聊胜于无吧！只要是内容好，就算是没了封面又有什么关系呢！在知识荒拓的年代，那些求知若渴的人，得到一本书，都翻阅得皮开肉绽了，还是爱不释手，而现在就因为它没有好看的包装，我就要如此诟病吗？我把自己从买书还珠的“陷阱”中拉回来，不再矫情，认认真真打开它。

我想，作者给该书取名“笑谈大先生”，而不是“笑谈鲁迅先生”，恐怕也是为了有别于官宣中，先生正襟危坐、忧国忧民的标签式面孔，还原一个真实的、多维度的鲁迅吧。“大”字，我以为，乃先生形象高大，瘦弱的身材支撑着一袭长衫，气场具备不输于人的文豪的那种风神。亦为大不同，大器，大方，可谓包罗万象的大。

翻开书，在序的前面有一张大先生的照片，先生时年28岁，1909年拍摄于归国前的东京。这张照片，是先生为数不多的西洋着装，目光坚定，似乎在与从前做个了断。背景是在仙台学医的六七年时间里，他准备日后“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就去当军医，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然遇到种种蹂躏、诋毁中国的事情，还有一些麻木的、思想不觉醒的日本人，改变了他学医的志向，愤而归国。痛定思

一本“廉价”的书

□ 薛丰

痛，试图通过文艺，把沉睡、麻木状态的人们唤醒，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在序之后就是那张出镜率最多的、1933年摄于上海的照片。

由于照片背景是黑色的，又是穿着黑色长衫，所以脸部非常突出，目光犀利，但又有回旋的余地。以前不懂，觉得他这是严肃，现在从通篇来理解，这其实是一种爱谁谁的表情，相当的不买账。那种气质既有古风又有“五四”后新时代的摩登，还有中年的率真。先生看上去精神饱满，有家万事足的模样，其时有爱妻许广平、爱子海婴相伴左右，又有民国时期上海文艺史上平分秋色、一等一流的风流人物之挚友。细看却又欲言又止，“吟罢低眉无写处”。彼时日军正进攻上海，他同落难的公民躲进租界，期间出了一本集子，取租界二字的一半《且介亭》以示屈辱。

书中我还看到大先生照片中唯一大笑的镜头，是仰头大笑的侧影，那象征着攻击性的一字胡，都舒展开来，仿佛听到先生那爽朗的笑声。照片尺寸不大，看不到更多的内容，正是这样，却让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先生此时应该是与一帮喜欢木刻、爱好美术的青年谈到尽兴处的自然流露。先生最关爱这些籍籍无名却有着抱负、天赋的小伙伴们，那是他写作之余有益的精神补给。想不到，11天后先生病逝了，殒没过程不及两天，属善始善终。许多人都认为大先生好斗，其实也就是打打文仗，类似于现在的脱口秀节目《吐槽大会》的口号“吐槽，一种年轻的沟通方式”。他一生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论敌。作者的一个老辈亲戚，曾在文中被大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而哈哈大笑，甚至于深感荣幸，好像是饮一杯快哉风，比假客气好玩。

“我是南边人，但我不会弄船，却能骑马。”最后一张照片的结束语，透出大先生作为简约型人格的自嘲与自信，一如他所迷恋的木刻苍莽而收敛，泼辣而温厚。

早育秧技术是如何落地的

□ 吴寿瑛

早育秧，即在旱地里育秧，在育秧的全过程中不建立水层，而是像浇菜一样适当地浇浇水。它的全称叫“水稻肥床早育稀植”，是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在扬州大地上的一种新型育秧方式，是一场水稻育秧的技术革命。

我们这一带属里下河熟沭田地区，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育秧方式就是下水秧。一般农户选择靠河埂或高头田边背风向阳处，围一块地方做秧池，冬季下一些人粪猪脚灰之类的有机肥，临近下秧时节把水排干，把催好芽的稻种用小筛斗抓在手中，在秧池沟中边跑边抛撒。这就叫下水秧。

1966年之后，随着推广改旱的熟制改革，县政府请来了全国劳模、省农科院研究员陈永康在车逻推广半旱秧新技术，除了派些年轻同志驻点学习外，各村大小队干部也组织去参观学习。经过几年的推广，到了70年代初已全面普及半旱秧的育秧方式。

半旱秧较之古老的水秧无疑是一大进步，它对提高秧苗成活率，培育壮秧提高产量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一是预留秧田面积大，一般占大田的10%左右，这些田少收一季夏熟作物；二是秧地田也是水稻高产的拖累田，育秧后栽秧产量低季节迟；三是半旱秧育秧费工费时成本高拔秧难。

肥床早育秧1992年在上级农技推广部门帮助下试验成功。1993年至1995年三年时间，借用政府的行政推力，每到育秧季节，三级干部都要去做推广早育秧的工作。农技人员负责技术指导和后勤服务工作，把肥床早育秧的操作要点及现场示范形式制成录像带，到各村组放映，干部和技术员到育秧现场答疑解难。

1993年4月的一天，市农业局技术干部赵仁臣同志到司徒农技站落实肥床早育秧示范推广项目，需要找一匡田进行示范。当时群众不接受，怕搞不好影响收成，农技站的同志很为难，

想打退堂鼓。我知道了这件事，留下老赵同志，当晚召开了有柘垛村干部、农技站同志参加的协商会，研究落实这件事。我作为全乡分管农

业的负责人，正为全乡3000多亩秧地产量拖腿而犯愁，老赵的早育秧技术可节省秧田三分之二以上，真是送来了及时雨。经过讨论和协商，采用“租”的方式，来搞好这项科技示范工作。决定以农技站作为承包人，租借柘垛五组一亩多秧地田作为育早秧的秧田，操作全过程由农技站派员负责。秧苗育成后，又与该组十几户农民签订栽秧示范协议，将该组闸北、三阳河西岸一匡50亩大田作为栽早秧的示范田。协议规定，按农技站指导的方案栽培管理，待秋天收获后与其他稻田相比较减产了，由农技站赔偿补足，超产了归农户所有。

早育秧全过程没有建立水层，秧苗矮壮结实，没有病苗侵害，秧苗见水后发棵迅猛，到生长后期籽青籽黄，比半旱秧每亩增产100多斤。农户们笑了，农技站的同志也笑了，扬州市、高邮市的农业部门组织多批次人员前来参观考察。

从下水秧、半旱秧进化到肥床早育秧，是又一次育秧方式的变革，它减轻了劳动强度，改善了生产环境，省工节本增收。全乡3万亩水稻节省秧田2000多亩，增收粮食200多万斤，增加纯收入200多万元，人均增收超百元，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那几年早育秧新技术轰动了高邮市，也轰动了扬州市(那时扬州泰州未分设)，每年除扬州市、高邮市要在司徒召开早育秧现场会，到后来参观学习的人也络绎不绝。宝应县南边靠近高邮的王营村，开来了三辆拖拉机，车厢里坐满了干部群众，专门到柘垛村六组早育秧池现场参观学习，回去搞早育秧。江都市永安乡关河村专门派人来找党委唐书记，要学早育秧技术，乡里专门安排一个技术干部驻到那里指导早育秧，直到成功才回来。乡文化站吕立中同志就这件事写了一篇《花钱买你的科学》的新闻故事，在多家媒体上发表并获了奖。

有人说，读书似乎是一件苦差事，不然，为什么有人头悬梁锥刺股呢？可也有人说，读书似乎又是一件快乐的事，否则，为什么有人会因为读书而废寝忘食呢？

有人说，读书好，书中有黄金屋，有颜如玉，有千钟粟，有车如簇。看，有权有势又有钱，更有一位“颜如玉”来“红袖添香夜读书”。你说，读书好不好？诚然，名利声色是读书的副产品，确实吸引了不少沽名钓誉之徒。除此之外，读书还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可以阅知五千年上下、几万里纵横，可以与先贤对话、与大师交流，可以汲取知识，改变个人乃至民族、国家的命运。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不竭的源泉，根本就在于读书。

我爱读书，既不是为了“黄金屋”，也不希望有“颜如玉”，只是从中体会到很多人的人生，很多人的世界，无尽的可能给了我无尽的乐趣。

读书的乐趣在于眼观世界。人生苦短，每个人只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活一次，体会一次生老病死，体会一次父母亲情，但在书的世界里你是主人，你想什么时候读书就什么时候读书，你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你想怎么读就读怎么读。试想，一个大书架，塞满了书，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侦探、言情、武侠……看哪一种都可以。那么多古圣先贤，在静默地等着你，为你诉说他们的思想。你可以向孙子请教兵法，跟海明威谈斗牛，还可以跟司马迁谈天下大事——总之，当家的不是你。慢慢地，你会觉得，世界如此之大，生活如此之多彩，大自然如此奥妙无穷，仿佛所有的知识画卷在你的脑海中一一展现。

读书的乐趣在于映射情感。读书总是会改变我们的情绪，或喜、或悲，或茫然无措满心失落、或哑然失笑言笑晏晏。当我看到《背影》时，我曾为之落泪，想象着文中父亲肥胖的身子，缩着腿攀爬月

让读书为你插上翅膀

□ 聂芳韦

台的情境，心里酸酸的，多卑微又伟大的父爱啊。当我看到《平凡的世界》晓霞死后，孙少平的无奈与痛楚，还有他独自到杜梨树下赴约，我似乎也感觉心里被刺了一刀。当我看到《乱世人》中，郝思嘉对着朝阳说出“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时，我也同她一样庆幸，还好，我们还有未来。

读书的乐趣在于成长进步，赢得尊重。世界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当你看了一本好书，被它的内容所征服，在你与朋友交流时侃侃而谈，书中的妙语一句句往外跳，朋友们投来钦羡的目光：“士别三日，可得刮目相看啊！”只有你知道，这是看了书的缘故。小小的虚荣心再次被满足。

历数了这么多读书的好处，那么你是不是觉得手痒痒，想翻开一本瞧瞧呢？书有很多种，有的要正襟危坐地钻研，有的只是一种消遣，还有一些会把人诱进死胡同里再也出不来。既然我们读书不是为了把书当作敲门砖去叩开那名利之门，那么就应该去读好书，读那些不光是为了消遣，更能拓宽眼界、增长见识的书。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唐诗三百首》，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再比如《三国演义》，日本人从中学到了企业管理、用人之道，我们能学到什么？再比如《莎翁戏剧集》，从中又能领会多少道理呢？不光只看纯文学作品，还应看看人物传记之类的，看看别人是怎样为了理想不屈不挠地奋斗至成功的。

小时候，我说我想要飞，妈妈告诉我，“那 goes 读书！”是的，如果你想飞，那就去读书吧，读书不仅能为我插上翅膀，更能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